

給戰鬥者

風荷





給戰鬥者

抗戰叢書

希望社

田間

胡風編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七月詩叢

給戰鬥者

著者：

田間

編者：

胡風

出版者：

生活書店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桂初版（一—二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一月滬再版（二〇〇一—四〇〇〇）

複製英國  
Folio  
Gilt  
木刻作封面

## 目次

論我們時代底歌頌（代序）

..... 一

## 第一輯

中國底春天在號召着全人類

..... 一七

棕紅的土地

..... 二〇

這年代.....二二

回憶着北方.....二四

自由，向我們來了.....二七

給戰鬥者.....二九

## 第二輯

給 V. M. ....五九

## 第三輯

榮譽戰士.....六三

晚會.....六九

五個在商議.....七五

早上，我們會操.....七九

進行曲.....八一

#### 第四輯

兒童節.....八五

那些工人.....九五

|                |     |
|----------------|-----|
| 假使全中國不團結·····  | 一〇五 |
| 反對「太平觀念」·····  | 一〇六 |
| 肅清僱農意識·····    | 一〇八 |
| 給飼養員·····      | 一一〇 |
| 保衛戰·····       | 一一一 |
| 去破壞敵人的鐵道·····  | 一一三 |
| 粉碎敵人秋季大進攻····· | 一一五 |
| 鞋子——·····      | 一一六 |
| 多一些！·····      | 一一八 |

創辦合作社——……………一二一

選舉……………一二三

就像我黑黑的莊稼漢——……………一二五

這土地在向你笑——……………一二七

援助這大山溝罷！……………一三〇

# 第六輯 小敘事詩

一桿槍和一個張義……………一三一

王良……………一三九

回隊……………一七四

|                 |     |
|-----------------|-----|
| 驟夫·····         | 一六九 |
| 「燒掉舊的，蓋新的·····」 | 一八五 |
| 我不曉得那條路·····    | 一九四 |
| 他們爲完成公糧而歌唱····· | 二一三 |
| 一百多個·····       | 二二五 |
| 曲陽營·····        | 二三五 |
| 自殺·····         | 二四四 |
| 後記（胡風）·····     | 二六〇 |

## 論我們時代底歌頌

——一個詩歌工作者向中國詩壇的祝福

最尊貴的歌頌動員了，這歌頌沖蕩在鐵與血之間，在子彈與泥土之間，在夜與黎明之間，在侵略中國的仇敵與保衛中國的人民們之間；是我們底忠勇的戰鬥者在歌唱了。他們已經離開了母親的愛戴，婦人的懷抱，兒女的呼喚，他們已

經離開了自己的村落，個人的房舍，而奔走，而叫囂於亞細亞暴風雨的年代底狂暴的天空下，於充滿着忿恨的中國人民自己的大路上，穿過射擊，穿過肉搏，而開始了一個貫串於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屠殺的這殖民地底遍野的羣衆的歌頌，行列的歌頌，合隊的歌頌。他們從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我們的殘暴的悲劇里，以骨肉抵禦，以血反抗，在寫着百萬年代一直不可磨滅的，一直照耀着中國已生將生的子孫們底回憶的日子底史詩。

當守衛着我們底前哨的鬥士，當守衛着我們底出園的鬥士，在唱着新的歌頌，鬥爭的歌頌，以養育着全中國人民底復活的歌頌似的日子，我們底詩人哪哩去了，爲什麼顯得沒

有聲息呢？

對於我們底仇敵不可寬容，對於我們底仇敵必須掃除的日子，而對於我們底鬥士不可冷淡，對於我們底鬥士必須援助的日子，為什麼顯得沒有聲息呢？我們底詩人！

在今天，我們底詩人，為什麼顯得沒有聲息呢？跑火燃燒了以來，雖然，我們曾經興奮地見過「國際縱隊」、「抗戰三部曲」等出版的熱烈，然而，狂喊是不是情緒的飽滿呢？泛叫是不是突入了人民大眾底顛沛的離散的受難的心呢？是不是能夠畫出他們底掙扎的願望的痕跡呢？雖然，我們曾經欣喜地聽過「為祖國而歌」，「同志」，「血誓」，「戰兒行」，「起來，八月的風暴」，「旗差」，「給敏子」，「

他起來了」，「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我們要戰爭——直到我們自由了」片片的呼聲，然而，這些可愛的呼聲，殖民地底人性的呼聲，給與這浩蕩和廣大的四萬萬五千萬奴隸之羣，給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響動了的但是我們不能預言是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或甚至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才能終止的長期的神聖抗爭就夠滿足了呢？

不呵！

不呵！在今天，全中國全人民都應該勇敢地，潑辣地，堅強地，響亮地，不可受欺侮地，不可受禁止地，不可受迫害地，站在我們燃燒的火夜之中歌唱着，把新銘歌頌，鬥爭的歌頌，從我們底手裏，從我們底靈魂裏，從我們底宣誓與

祝福裏，傳達到這殖民地底每一個污穢的，陰暗的，鏽鏽和鎖鏈在奔走着的，不自由的角落裏，傳達到每一塊沾染着弱小民族的呻吟，慘叫，狂呼的氣味，土壤裏，傳達到那已經被殺死了的殖民地兒女與將要被殺死的殖民地兒女的軀殼裏，傳達到這殖民地底恐怖의村莊，血腥的柵欄，以及那些不能被主人哺養着的吐出最後的呼吸，呈出最後的臉色的小牲畜，小生命里……。

我們是顫慄在羞恥裏面，苟安在卑污裏面的，一個沒有自由沒有幸福的黑暗的民族。我們底祖國，我們底鄉村，我們底家，更沒有一點平安，更沒有一點光明，更沒有一點暖氣。

今天，我們底詩人，伸出你底眼睛眺望吧：

在這殖民地每一個人生活着的地方，呼吸、睡眠、燈光、……也不能平穩——因為叛亂、射擊、搶殺、……就襲來了。而我們中間最需要的國民已經把燈光扭熄有……把自己躲藏着，過着日子……。

在今天，作為一個殖民地詩人的任務，是應該赴湯蹈火的，是應該再把中國和它底人民推動向這神聖的民族戰爭的疆場，更進一步，更進一步，而中國和它底人民，會熱叫着殖民地底詩人，再把中國和它底人民喚醒呵！像瑞典底人民喚着赫休斯頓一樣地說：再把瑞典和瑞典底人民喚醒呵，赫休斯頓！中國和它底人民會熱望着，有如蘇聯底馬耶可夫斯基

基，有如「起來喇馬加爾人」的作者匈牙利底彼得斐，有如「假如我們應該死掉」的作者黑人麥開，有如「給鞭撻我的殘酷的世界」的作者黑人克倫。……我們底詩人能夠在混亂的狀態裏清醒過來嗎？能夠把詩人自己底武器——歌頌的筆尖，接觸到人民生活的最緊張處，把歌頌的顏色塗染到人民生活的最切實處，把歌頌的調子唱到人民大眾生活的最生動處嗎？這樣說，不是祈禱我們底詩人把他底力量回顧到飄忽的，神祕的，蒼茫的境界，這樣說，不是祈禱我們底詩人一定要創造着那非經過最大的工夫就不能成功的，人類最崇高的像荷馬的「奧得賽」一樣的史詩，像哥德的「浮士德」一樣的詩劇，在這人民大眾從水深火熱的中國急企待切着要我